

21世纪英国和爱尔兰新民族认定及其影响分析

田 焯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年中,英国和爱尔兰新认定了2个民族,分别为英国的康沃尔族和爱尔兰的楚外乐族,先后于2014年和2017年被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予以认定。21世纪英国和爱尔兰开展少数民族的识别与认定,主要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内部分析,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以及开展的相关政治和社会活动,促进了相关国家对民族识别和认定工作的重视;从外部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际及区域性组织陆续通过了《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关于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等文件,对相关国家开展民族识别与认定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国家开展民族识别与认定,不仅意味着承认了国内族群的多样性,而且对国族的整合和构建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 21世纪; 民族识别; 民族认定;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21)06-0121-06

民族识别指对一个民族成分的辨认,实际上就是“判别社会成员(群体)是否构成一个民族或者归属某一个民族的活动”。^{[1](P49-50)} 民族识别是民族认定的前提,没有民族识别就没有民族认定。民族认定是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以权威或官方的形式将识别的民族予以政治层面的确认,继而推动社会层面的认可。民族识别具有一定的学术性,需要通过相关学术知识及研究,才能对未识别的民族进行识别,或者对被误识别的民族开展甄别。民族认定则带有政治性,是从法律或政治层面对经过学术识别的新民族进行确定的过程。

虽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曾有学者使用 Ethnos 一词表示民族的概念。^[2] Ethnos 既指希腊人自身,也指非希腊人的外族人群。古罗马人使用拉丁语 Natio 表示民族概念,用来指代那些具有相同籍贯的外国人群。^[3] 在此基础上,随着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 Ethnos、Natio 逐渐演化成 Ethnic、Nation 等词语,以此产生了民族、国家的概念,从而对民族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时至今日,欧洲的绝大多数民族已经得到了识别和认定。根据德国学者的统计,目前欧洲共有87个不同的民族,其中的33个民族至少是一个主权

国家的主体民族,其余54个民族为少数民族。^{[4](P4)} 虽然欧洲各国的主体民族已经确定,但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对于自身族属有争议,从而促使一些欧洲国家开展新的民族的识别与认定。

一、21世纪英国和爱尔兰新认定的民族

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年中,西欧地区新认定的民族共有2个,分别为英国的康沃尔人(Cornish)和爱尔兰的楚外乐人(Travellers),先后于2014年和2017年被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予以认定。

(一) 英国对康沃尔人的识别与认定

康沃尔人在历史上属于凯尔特部落的一部分,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主要居住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康沃尔郡总人口为53.23万人,其中明确表示自己的民族身份为康沃尔人的约有7.32万,约占当地总人口的13.8%。^[5]

公元前6世纪左右,凯尔特部落从大不列颠岛东部进入康沃尔地区,成为现代康沃尔人的祖先。在公元5世纪时期,爱尔兰、威尔士和布列塔尼的传教士开始在康沃尔地区传播基督教,康沃尔人开始信仰基督教。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AMZ014)

作者简介: 田焯(1981—),男,湖北沙洋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率领军队跨过英吉利海峡,征服了英格兰并吞并了康沃尔地区,使康沃尔地区首次成为英格兰的一部分,但康沃尔人的语言、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没有因为被征服而发生改变。^{[6] (P201-203)} 1336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册封长子黑太子爱德华为首任康沃尔公爵,黑太子去世后,康沃尔公爵爵位再度册封给他的儿子,即之后的理查二世。从1421年起,康沃尔公爵爵位直接授予英格兰国君的长子。尽管面临英格兰文化的强大压力,但康沃尔人还是恪守了民族传统,将康沃尔语(属于凯尔特语族)的母语地位一直坚持到18世纪,之后被英语取代,康沃尔人的生活方式也逐渐英格兰化。进入20世纪后,为了增强民族意识,康沃尔人一直致力于康沃尔语的复兴工作,并且卓有成效。

20世纪初,康沃尔学者亨利·詹纳(Henry Jenner)、理查德·金德尔(Richard Gendall)、罗伯特·莫顿·南希(Robert Morton Nance)等人积极改进并推广康沃尔语,促进了康沃尔语的复兴,进而通过民族语言凝聚了康沃尔人,从而使康沃尔人的民族认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1951年,康沃尔民族党“康沃尔之子”(康沃尔语: Mebyon Kernow, 英语: Party for Cornwall)正式成立,该党致力于将康沃尔郡的行政地位提升为与英格兰、苏格兰等平级。^[7] 康沃尔民族党成立后,积极与苏格兰民族党(盖尔语: Pàrtaidh Nàiseanta na h-Alba, 英语: Scottish National Party)、威尔士民族党(威尔士语: Plaid Cymru, 英语: Party of Wales)等少数民族党派互相声援,以谋求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尽管康沃尔人在20世纪一直为争取正式的民族身份而努力,强烈要求被英国官方认定为单一民族,但英国官方一直将康沃尔人视为英格兰人的一部分,拒绝承认康沃尔人的少数民族身份。

1995年2月1日,英国签署了《关于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FCNM),该公约要求成员国政府尊重本国少数民族的身份和权利,维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特性,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合法利益,鼓励少数民族群体参与公共生活。1998年,该公约在英国得到批准并开始生效,从而为康沃尔人获得少数民族身份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后,康沃尔人不断发起各类社会活动,积极为获得独立的民族身份而努力。2014年4月24日,英国政府正式承认了康沃尔族为英国的少数民族,时任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丹尼·亚历山大(Danny Alexander)宣布:根据《关于保护少数民族

框架公约》的规定,康沃尔人的独特文化和独特语言将得到充分认可,现承认康沃尔人独特身份,赋予康沃尔人与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北爱尔兰人相同的少数民族的地位(Minority Status)。^[8]

(二) 爱尔兰对楚外乐人的识别与认定

由于缺乏相关文献资料,目前国内外学界尚不确定爱尔兰楚外乐人的历史来源。^[9] 有关楚外乐人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12世纪,他们被爱尔兰人称为“铃铛客”(Tinkler)、“补锅匠”(Tinkers)、吉卜赛人(Gypsies)等,这些带有贬义的名称指代其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10] (P10)}

根据爱尔兰共和国2016年的人口普查报告,爱尔兰境内的楚外乐人总数约为3万人。^[11] 大多数楚外乐人使用英语,还有一部分楚外乐人使用传统的谢尔塔语(Shelta)。相关生物学家从遗传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表明,楚外乐人和爱尔兰人具有亲缘关系。^[12] 还有学者认为楚外乐人属于罗姆人,但盖尔语专家库诺·迈耶(Kuno Meyer)和罗姆语专家约翰·桑普森(John Sampson)认为,楚外乐人使用的谢尔塔语在13世纪就已存在,比第一批到达爱尔兰和英国的罗姆人的时间早约300年。^[13] 据此判断,楚外乐人不太可能是罗姆人。2011年,都柏林皇家外科医学院和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分析了多名楚外乐人的DNA样本,由该项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爱尔兰的楚外乐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少数民族。^[14]

爱尔兰楚外乐人的生活习性和罗姆人相似,他们不喜欢定居,喜欢住在可移动的房车里,在城市附近的营地居住。他们大多以饲养并贩卖马匹和各类犬只为生,有时也会去工地打工赚钱。楚外乐人有着独特的婚姻制度,他们一般不与外族通婚。楚外乐人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使其经常受到外界的歧视,为维护其正当权益,获得少数民族身份,爱尔兰的楚外乐人团体进行了长期的努力。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楚外乐人先后成了一系列的社团组织,如爱尔兰楚外乐共同体(Irish Traveller Community)、楚外乐人权利委员会(Travellers' Rights Committee)、楚外乐人教育和发展集团(Travellers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Group)、爱尔兰楚外乐人运动(Irish Travellers Movement)、国际楚外乐妇女论坛(National Traveller Women's Forum)等组织。在这些社团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楚外乐人的民族身份问题受到了爱尔兰政府的重视。同时,随着20世纪90年

代后期爱尔兰政府签署并加入了《关于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该公约要求成员国政府尊重并保护本国少数民族的身份和权利。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2017年3月1日,时任爱尔兰总理恩达·肯尼(Enda Kenny)正式宣布楚外乐人为爱尔兰境内的民族(Ethnic Group)。^[15]

除爱尔兰共和国外,英国北爱尔兰地区、美国也有楚外乐人的分布。英国北爱尔兰地区约有2000名楚外乐人,但英国尚未承认其为少数民族。美国的楚外乐人总数约为1万,他们为爱尔兰楚外乐人的后裔,大约于1845年至1850年爱尔兰大饥荒期间到达美国。美国的楚外乐人主要分布于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乔治亚州、得克萨斯州和密西西比州,美国政府也未认定其为少数民族。

二、开展新民族认定的原因

英国和爱尔兰于这一时期开展新民族的识别与认定,主要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内部分析,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以及开展的相关政治和社会活动,对英国和爱尔兰政府产生了自下而上的压力;从外部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签署了一些国际及区域性组织制定的例如《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关于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等公约和宪章,对相关国家开展民族识别与认定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 国内原因

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共爆发了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其特点。在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民族意识、民族权利等观念深入人心,一些殖民地被迫民族纷纷开展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些多民族国家(如中国、苏联、南斯拉夫、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主动开展民族识别与认定,以此制定民族政策。与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不同,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建立的西欧国家大都是单一民族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将社会各阶层统一起来,以此锻造了共同的民族并产生民族国家认同,从而使国家与民族具有统一性(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社会呈现高度同质化特征。因此,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民族识别与认定时,这一时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并未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但是,随着外来移

民的不断增加,西欧社会呈现多元文化趋势,对传统的同质性社会产生冲击,越来越多的西欧国家开始调整社会政策,宣称本国实施多元文化主义。例如英国在1966年确认了移民文化的多样性,在教育和文化政策方面开始推行多元文化模式;瑞典于1975年正式将多元文化主义定为国策;法国也于20世纪80年代从政治层面承认了多元文化主义。^[16]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增强了外来移民和本土少数民族的集体权益保护意识,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此背景下,原来不受关注或者已经被同化的西欧国家内部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复苏,他们要求政府认定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保障其文化权利或政治权利。例如康沃尔民族运动和楚外乐民族运动主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这与西欧国家开始重视国内文化多元性的时间非常契合。这种社会思潮和政治转向激发了西欧国家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唤醒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少数民族通过成立民族性社团开展活动,一方面凝聚本民族的力量,另一方面向社会彰显自身的独特性,从而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为实现少数民族身份的认定创造了条件。

(二) 国际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出于保护人权、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进步等目的,爱尔兰、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卢森堡、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英国于1949年5月5日在伦敦签订了《欧洲委员会规章》,正式成立了欧洲委员会,欧洲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相关公约。1950年,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在罗马签订了《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该公约第14条规定:享有本条约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不得因为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出身、与少数民族的联系、财产、出生或者其他地位等理由而受到歧视。^{[17][P14]}之后,欧洲委员会又陆续出台了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相关宪章和公约,如1992年出台的《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1994年出台的《关于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2000年出台的《关于反歧视的第12号议定书》等等。此外,联合国也陆续通过了一系列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宣言及公约,如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63年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92年通过的《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

群体的权利宣言》等等。

这些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国际性或地区性公约和宣言,不仅对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特性进行了规定,而且确定了属于少数民族的若干权利。特别是对于欧洲而言,《关于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些欧洲国家在签署了《关于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后,开始对国内的少数民族进行认定,如挪威对克文人(Kvens)的认定,瑞典对国内5个少数民族的认定,德国对国内4个少数民族的认定,荷兰对弗里斯兰人(Frisians)的认定等等。1996年,挪威的克文人最终获得了少数民族的身份和地位,2005年,克文语(芬兰语方言)被认为是挪威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获得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和萨米语一同被纳入《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的保护框架内。1995年,瑞典政府开始承认境内芬兰人的少数民族地位。之后,瑞典对本国的“少数民族”进行了界定,将非公民和1900年以后进入瑞典境内的外来移民从公约所规定的保护范围中排除出去,最终承认瑞典境内存在5个少数民族,分别为萨米人(Sami)、瑞典芬兰人(Swedish Finns)、托内达里安人(Tornedaliens)、罗姆人(Romanies)、犹太人(Jews)和5种少数民族语言(萨米语、芬兰语、托讷达芬兰语、罗姆语、依地语)。^[18]1998年,德国内政部在签署《关于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的基础上,正式认定了德国境内的4个少数民族——索布人(Sorbs)、弗里斯兰人(Frisians)、丹麦人(Danes)和辛提—罗姆人(Sinti and Roma),他们分别对应着《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中规定保护的几种少数语言。^[19]20世纪90年代,荷兰作为《关于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的签署国,也对国内的少数民族——弗里斯兰人(Frisians)进行了认定。

在此国际背景下,加入了《关于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的英国和爱尔兰不得不开始重视少数民族问题,加之境内的康沃尔人和楚外乐人为争取少数民族身份而不断开展的各种运动,英国和爱尔兰政府最终对这两个少数民族予以了政治层面的认定。

三、民族识别与认定的影响

对于一些西欧国家而言,赋予了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和地位,或将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有可能按照获得少数民族身份——实行民族

自治——建立民族性地方议会——开展民族独立运动的实践逻辑演进。例如英国境内的苏格兰民族独立运动,发生在1707年的合并事件使苏格兰成为英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为了回应苏格兰人的自治要求,英国内阁于1885年成立了独立的苏格兰事务部,使苏格兰获得了教育、卫生、司法、渔业、农业等管理权力,从而扩大了苏格兰的自治权限。之后,苏格兰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民族独立运动,在1997年举行的关于设立苏格兰地方议会的全民公决中,赞成设立苏格兰议会的支持率高达75%。因此,英国于1998年通过了《苏格兰法案》,不仅规定恢复苏格兰议会,还允许苏格兰人举行有关苏格兰独立的全民公投。在苏格兰民族党的竭力争取下,英国政府于2012年签署了苏格兰独立公投协议,苏格兰最终于2014年举行了独立公投,但没有达到独立所需要的支持率。^[20]

西班牙境内的巴斯克民族独立运动也按此逻辑演进,西班牙于1492年完成了统一,巴斯克地区被纳入西班牙的版图,巴斯克人因此成为西班牙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19世纪中后期,西班牙自由主义的改革运动蓬勃兴起,围绕争取自治权的斗争,巴斯克人的民族意识也被激发出来。1936年,根据当时的自治条令,在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主导下,巴斯克地区自治政府得以建立。但在佛朗哥统治时期,佛朗哥政府取消了巴斯克人的自治权。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于1978年颁布了新宪法,恢复了巴斯克地区的自治地位,巴斯克自治政府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并建立了地方性议会,巴斯克人重新获得了自治权。即便如此,巴斯克民族独立运动仍然存在,少数巴斯克极端主义者认为,民主改革中形成的宪法在本质上不是承认民族差异,而是维护西班牙国家民族主义,他们因此要求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乃至独立。

被英国政府新认定的康沃尔民族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康沃尔人和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北爱尔兰人拥有了同等的少数民族身份,因此一部分康沃尔人主张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同为少数民族,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北爱尔兰人建立了地方议会,康沃尔人也积极要求建立地方议会。在康沃尔民族党“康沃尔之子”官方网站的首页,该政党将建立康沃尔议会(Cornish Assembly)列为行动目标。^[21]但是,康沃尔民族党的这一要求并未被英国政府所满足。从历史来看,威尔士人、苏格兰人以及北爱尔兰人在争取建立地方议会过程中,都经历了长期的斗

争,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获得了建立地方议会的权利。可以预见,未来康沃尔人还将为建立地方议会和获得民族自治权利而继续努力。

由于爱尔兰境内的楚外乐人的生活方式和罗姆人类似,他们没有固定的居住区域,因此没有提出类似主张自治权力或者建立地方议会的政治诉求。目前楚外乐人的诉求更多体现于文化权利,例如保护本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但是,随着文化权利的实现,未来楚外乐人是否会有政治上的诉求,目前尚不得而知。

四、小结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新识别和新认定的民族不如上一个世纪那么多,但世界范围内,还有一些国家进行着民族识别与认定工作。例如日本,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于2008年6月6日首次承认并认定生活在北海道的阿伊努人(Ainu)为原住民族,日本国会决议文指出:阿伊努人是拥有独立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22]2019年4月19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一项法案,正式确定阿伊努人为原住民族,该法案还要求相关部门放松管制,为阿伊努人在国有森林中采伐木材以及捕捞鲑鱼提供方便,以此推动阿伊努人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23]

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自上而下开展的民族识别与认定模式不同,英国和爱尔兰开展的民族识别与认定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模式,主要为少数民族通过成立各种社团和党派,凝聚本民族的力量,向本国政府施压,促使本国政府对本民族进行认定。而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大都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将民族平等的思想贯彻于具体行动中,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主动开展民族识别与认定工作,对国内的少数民族进行全面的识别和认定,以此为基础制定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这是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普遍范式。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由于西欧大多数民族国家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的形成和国家的形成具有统一性。新兴的资产阶级在领导市民阶层开展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中,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群体之间的团结,以此构建了统一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并在国家的治理中淡

化民族差别,强化社会统一。虽然英国、法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构建(即国族构建)具有不同的特点,如英国的国族构建体现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在形成的统一的市场和共同的经济利益推动下各民族(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北爱尔兰人等)产生了民族国家认同,法国的国族构建体现为在法国大革命中形成的民族核心、社会结构以及精神凝聚力三方面构建了现代法兰西民族,^[24]德国的国族构建体现为在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统一战争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西欧国家都强化了国族构建,如法国对国内少数民族(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巴斯克人等)的法兰西化,英国对国内少数民族(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等)的盎格鲁——撒克逊化(Anglicized)等等。因此,这一时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治理以民族同化为特征,不可能对少数民族开展民族识别与认定。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开展民族识别与认定,不仅意味着承认国内族群和文化的多元性,这将对国族的整合和构建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此外,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下,还有可能会引发民族分裂主义,造成国家的分裂,特别是对于拥有共同地域的少数民族(例如英国境内的苏格兰民族、比利时境内的弗拉芒民族、西班牙境内的巴斯克民族和加泰罗尼亚民族等)而言。因此,早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采取民族同化政策,通过将国内的少数民族进行同化以实现社会同质化,以此解决民族问题。但是,由于一些少数民族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他们不仅没有被主体民族同化,而且反对民族同化运动,并建立了民族性社团和政党,以此开展社会活动,要求获得民族身份,积极维护本民族的各项权利。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性和区域性的人权组织也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出台了一系列的宪章、宣言、公约,形成了保障少数民族相关权益的国际氛围。在此背景下,一些西欧国家不得不对国内少数民族开展的争取民族身份的社会运动有所呼应,从而被动地进行民族识别与认定。对于西欧的一些多民族国家而言,是否开展民族识别与认定,已经成为一个两难选择,如果认定了少数民族,将产生一系列的多米诺效应,如果不进行认定,又难以满足国内少数民族的要求,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在这两难选择中,考验着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治理能力和政治智慧。

[参考文献]

- [1]戴小明.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分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2]徐晓旭. 古希腊人的“民族”概念[J]. 世界民族, 2004 (2).
- [3]潘蛟. “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5).
- [4]Christoph Pan and Beate Sibylle Pfeil. Minderheitenrechte in Europa: Handbuch der europäischen Volksgruppen [M]. Vienna: Braumüller, 2002, p4.
- [5]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2011 [EB/OL]. [2012 - 12 - 11]. <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culturalidentity/ethnicity/articles/ethnicityandnationalidentityinenglandandwales/2012-12-11#differences-in-ethnicity-across-local-authorities>.
- [6]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Vol 1 [M].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3.
- [7]Greater self - government for Cornwall [EB/OL]. <https://www.mebyonkernow.org/policies/policy.php?id=26>.
- [8]Cornish granted minority status within the UK [EB/OL]. [2014 - 04 - 2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cornish-granted-minority-status-within-the-uk>.
- [9]Donald Kenrick. The A to Z of the Gypsies (Romanies) [M]. Lanham: Scarecrow Press, 2010, p128.
- [10]Sharon Gmelch. Tinkers and Travellers [M]. Dublin: The O'Brien Press, 1975.
- [11] Ethnicity and Irish Travellers [EB/OL]. https://www.cso.ie/en/media/csoie/releasespublications/documents/population/2017/Chapter_6_Ethnicity_and_irish_travellers.pdf#page=3.
- [12]Kari E. North and Lisa J. Martin, Michael H. Crawford. The origins of the Irish Travellers and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Ireland [J]. Annals of Human Biology, Vol. 27, No. 5, 2000.
- [13]Charles J. Donahue. Secret Languages of Ireland [J]. American Speech, Vol. 12, No. 2, 1937.
- [14]Dick Ahlstrom. Travellers as “genetically different” from settled Irish as Spanish [EB/OL]. [2017 - 02 - 09].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science/travellers-as-genetically-different-from-settled-irish-as-spanish-1.2969515>.
- [15]Marie O'Halloran and Michael O'Regan. Travellers formally recognised as an ethnic minority [EB/OL]. [2017 - 03 - 01].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politics/oireachtas/travellers-formally-recognised-as-an-ethnic-minority-1.2994309>.
- [16]田焯. 法国民族主义理念下的多元文化主义 [J]. 世界民族, 2014 (2).
- [17]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Yearbook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Vol. 1 [M].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9.
- [18]杨洪贵. 瑞典少数民族政策评述 [J]. 世界民族, 2008 (5).
- [19]黄柯劭. 德国少数民族: 两种认同的互动平衡 [J]. 世界民族, 2018 (1).
- [20]田焯. 试论 1707 年英国国家整合模式及其对苏格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
- [21]Standing Up For Cornwall [EB/OL]. <https://www.mebyonkernow.org/>.
- [22]Japan's Ainu recognition bill [EB/OL]. [2019 - 02 - 25].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9/02/25/reference/japans-ainu-recognition-bill-mean-hokkaidos-indigenous-people/>.
- [23]A law recognizing the Ainu ethnic minority as an indigenous people of Japan was enacted [EB/OL]. [2019 - 04 - 20]. <https://www.newsonjapan.com/html/newsdesk/article/124788.php>.
- [24]曾晓阳. 法国大革命对法兰西民族统一理论的全新诠释 [J]. 世界民族, 2013 (2).

Discussion about the Identification of New Ethnic Groups in U. K. and Ireland and Its Influe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Tian Ye

(Center for Studies of Ethnic Groups in Northwest China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newly identified ethnic groups in U. K. and Ireland in the 21st Century, one is Cornish in U. K. and the other Travellers in Ireland, which were recogniz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Irish government in 2014 and 2017 respectively. Two main reasons can explain the two countries' actions. One is the awaken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lated politic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which have promoted the recog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relevant countries; the other is so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o have published some files such a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and 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These fil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relevant countries. The action of ethnic recog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in these countries not only mean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ethnic groups in their counties, but also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integ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ation.

Key words: the 21st century; ethnic group recognition; ethnic group identification; influences

(责任编辑: 李 官)